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一九回 張老七解囊施藥 黃天霸起死回生

卻說張七被雲虎請到山上，酒席之間，各言衷曲。張七將天霸受傷，此去解救說了一遍。便想約雲虎一同前去，攻山之時多一幫手。無奈雲虎執意不從，只得隨他去了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天明，張七便起身趕路，早有雲虎送出個小小拜匣，外面一個紅布包裹，裏面一幅樓圖，卷藏在裡面，當時交付張七，又送了許多盤費。張七也不肯受，只得攜了拜匣，別了雲虎，下山而去。復走七日路程。這日離沂州不遠，一路上但聽說道：「琅琊山王朗建造高樓，以便奪取天下；現在黃天霸身受重傷，命在旦夕，報馬到了淮安，施大人親自前來破敵；昨日沂州府得了施大人公事，命他備一所行轅，擇地下寨；聽說帶的兵馬，不過一千上下，惟有那麾下的將士，無不飛簷走壁，出色驚人；這一路而來，還破了許多無頭案件，眼見得這沂州界內要做戰場了。」張七聽在耳內，所幸天霸尚未送命。當向那人問道：「汝可知施大人麾下那個老英雄殷龍現在何處？」

連日王朗曾否派人與他廝殺。」那人道：「此人誰不知道，此去約二三十里，有個盤龍鎮，鎮內那個慶成客寓，就是他居住的所在。時常飛叉將軍郭天保與黑閻羅孫勇，屢次與他交戰；所幸殷賽花有那個鐵背花裝弩，射人百發百中，到了臨敵之時，戰他不過，使用這暗器傷人，因此戰了數日，並無勝敗。」張七想道：「此去二三十里路遠，咱何不就此前行？今晚就可救天霸了。」主意打定，隨在酒店裡打了一角暖酒、牛肉饅頭，吃個頂飽，趁著月色，飛奔而去。

行了二三十餘里，只聽遠遠的殺聲，料想是王朗山上前來廝殺。隨即將包裹緊了一緊，拔出單刀，一路前進。到了前面，果見一個黑漢，舞動雙錘，與一個年少的婦人在那裡交戰。張七知是賽花，叫道：「賽花姪女，休得慌忙，張七前來助你。」

說著，一個箭步，躡到面前。手起刀落，那個黑漢的錘，幾乎脫離手腕；隨即一刀，對孫勇錘頭砍下。孫勇與賽花正殺得難解難分，忽然來了一個年老英雄，約在六旬以外，身背包裹，手執單刀，拚力殺至，不覺吃了一驚。趕將錘頭緊了一緊，遮攔隔架，一路提防。約戰有七八個照面，孫勇撇了一錘，回山而去。張七也不追逐。只見殷賽花站立在後面，見是張七前來，自是喜出望外。趕忙上前喊道：「老爺子，你到今日才來，咱們想得苦！黃叔父與俺的丈夫傷痕未退，連日言語皆不敞口了！咱爹爹現在店內，你老快隨我來。」說著，便在前引路。

走過一會，早見趙氏弟兄同普潤迎來，見了賽花忙忙的說道：「天霸的妻子同那個郝素玉俱皆到了，說她父親張七已在前動身，想必不日也可到此。」賽花聽了笑道：「你這和尚當面錯過，這不是老爺子張七麼？適才非他助戰，與孫勇尚不知戰到何時。」

張七也就問了姓名，一路而來。

到了客店，殷賽花首先進內，高聲叫道：「爹爹趕快出來，老爺子來了。」這一聲早驚動了裡面。但見殷龍匆匆出來，見了張七問道：「俺的哥，為何今日才到？這兩個姪女已到了半日，為何有意在路耽擱呢？你看你女婿那樣英雄，弄得如此地步，你見著豈不心疼？」當時便挽著張七入內，早有張桂蘭兩眼通紅，出來迎接，喚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止不住盈盈淚下。當時張七到了裡面，先將包裹放下，向著殷龍說道：「咱雖在路耽擱一日，不但未耽誤事，反有件大功。說了出來，真算得是踏遍天涯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了。」當即將那拜匣取了出來，命桂蘭放好。殷龍道：「你女婿如此重傷，不說便去解救，卻在此說這樣的閒話，豈不令人急煞？」張七道：「咱女兒必是放了夜站，連夜而行，故走得如此飛快，俺若不破站行路，此時尚在半途，那時又便怎樣？且俺這個方藥，非按時敷上，不能收效。非俺在此誇口，便是普潤和尚倖遠而來，比不得俺的機會。」殷龍急道：「咱們皆是綠林的漢子，雖然不幹這買賣，也未曾逢場應考，但這文乎文乎，有話但說不妨，何必令人猜問。」張七道：「俺實對你講，那個齊星樓原圖為俺得著了，豈不是件喜事麼？」普潤不等他說完，連忙問道：「照此說來，莫非遇著雲虎麼？」張七道：「正是此人，豈非喜事？」

當時便將雲虎剪鬚，彼此交手，以及送出樓圖，他回轉潼關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眾人聽見，自是喜出望外。

殷賽花見眾人出神問話，並未吩咐小兵取水進來，趕著出去招呼了一番，備酒肴請他飲食。張七淨面漱口，奉上茶來，然後執燈台到了天霸面前，看了一會，不禁歎道：「此乃是金龍爪抓傷頭角，以致如此腫潰，再至三日，腫到胸前，那就解救不得了。」便命桂蘭取過一個茶杯，自己在身邊取出一個葫蘆，將塞子拔下，復命人取了火爐，燒開熱水，茶杯放在水壺裡面，燙了溫熱，然後將末藥放了少許。復取出個藥瓶，約有三寸多長，裡面許多黑線。張七抽出一條，放入水壺裡面，登時那線長大了數倍，明亮非常，乃是個玻璃的藥管，將茶杯內末藥灌入裡面。復取了一盆冷水，在內浸了一會；揀起之後，又在火盆裡熏了一會。如是七次，方用那末藥茶杯灌下。其時約有三鼓時分，張七先用白布手巾，將天霸傷痕上面揩抹了一會，取了一根雞毛，將末藥慢慢的撒在天霸傷痕上。但見那個顏色，或紅或紫，或青或黑，頃刻工夫露出幾個顏色，那傷痕上面如火燒一般熱辣辣的冒出青煙。張七到了此時，趕將方才涼水灑了一次，火氣方才冒出。如此到了天明，忽然天霸大叫一聲：「痛煞我也！」翻身復又睡去。眾人聽他已能喊叫，方覺轉悲為喜。張七道：「汝等且勿多言，所幸來得甚巧，咱這藥料，輕則半個時辰，重則兩個鐘頭，便可轉輕。他自三更以後，直至此時方才甦醒，也算得是病人膏肓了。」隨又用藥在他腿腳之上敷去。然後方將人傑推轉過來，如法炮制，敷在臉上，等到日色上升，陽光當頭，兩人方可言語。

張桂蘭與殷賽花兩人見丈夫安然無事，自是喜不自勝。隨命人煎了兩碗粥湯，慢慢的為他兩人灌下。只見那人傑睡眼罵道：

「這個瘟賊的王朗，竟敢下此毒手，悶得小爺好苦！心下雖明，只是說不出來。老爺子既到了此地，又不怕他的埋伏，何不與岳父今晚上山破了山頭，使他個防備不及。」張七聽了笑道：「汝這小狗頭倒是個真種，汝父親在日，也是急不及待，誰知汝也是一般性格，無怪汝易於傷損。咱既至此間，還能個讓他逃過？而且大人的親兵紛紛而來，汝還不去迎接。此事理合等大人來，再行定奪。汝與天霸養息數日，專待廝殺便了。」

說著，早有報馬到來，知大人離鎮不遠，趕著向前追問下落。

不知此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